

Subject: 黃金牧坊（公元947年）【才十七章】

From: "T.T. Moh" <ttm@purdue.edu>

Date: 11/7/20, 1:19 PM

To: "T.T. Moh" <ttm@purdue.edu>

黃金牧坊（公元947年）【才十七章】

原作者 El-Masudi

英译者 Aloys Sprenger (公元1841)

中译者 莫宗坚

才十七章

【高加索】

高加索山（英译者註：它在伊朗文是公牛山，希腊历史学者 Herodotus 称它为 Taurus 山，同义。註：现代语言学家另有说法，姑且不论。那有两大山脉，北边的大高加索山脉与其南的小高加索山脉。中间是谷地，有大河 Kura 流入里海。谷地又通黑海。古代，这是伊朗的北鄙，有许多友善邻国，近代分为三国，东面的阿塞拜疆，西面的格鲁吉亚，及南部的亚美尼亚）是一座大山，里面有好几个王国与国家。在此山中，有七十二个国家，每个国家有个王，有自己不同的语言。此山中有很多山谷与通道；在其中之一，Kisra Anushirwan（註：即伊朗萨珊王朝的著名国王 Krosrow I，这个名号是“不朽灵魂”的意思，公元 531—579）建筑了 Bab el-Abwab 城（註：今俄罗斯国极南与阿塞拜疆国相邻的 Dagestan 省的 Derbent 城，Derbent 在波斯文是门锁的意思）。在城与可萨海（里海）之间，他建了一道墙（註：这道墙长五十哩，高二十九呎，宽十呎，又名 Gorgan 长城，遗迹尚在。古来传说是伊朗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居鲁士大帝所建，或亚历山大大帝所建。当然也可能重建多次。所以可能都对。先是，公元前九世纪时，里海北岸的印欧族的游牧民族的伊朗人南下，进入伊朗，成立米底帝国，与新巴比伦帝国联合攻破亚述王朝的首都尼尼微，以后成立阿契美尼德王朝及拜火教，它合并苏美尔人附近的埃兰王国 Elam。它须要在北方建长城，保卫国土。筑长城是农业民族筑水坝的延伸。各地都有筑长城防卫的习惯，例如二世纪时，占领英国的罗马兵团，就横跨英国，筑了两道三公尺高的石牆长城。中国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把燕赵秦北方长城，联成一条，那是用夯土加草的长城。以后舊的长城倒塌，新的长城建起。《马可波罗遊记》並未记载长城。可能那一代，没有长城。明初，洪武帝及永乐帝横行沙漠，中国也没有长城。正統年間，瓦剌俘虜了明帝，攻打北京城，蒙古骑兵被明军的火槍兵与砲兵击走，从此明代花了二百年，分段建成六千公里的磚石制长城。即我们今日所见的长城），墙又伸入海里一哩，反过来伸入 Kaikh 山峯（註：即大高加索山），总长四十日程，横跨山脉与谷地。在另外一端是 Taberistan 堡垒（註：从现在遗迹来看，全墙在俄罗斯国 Dagestan 省境内，另一端是西面的 Daryal 城，可能是 Taberistan 堡垒，应为 Tabarsaran 堡垒所在地。並未相反的向东方延伸，到伊朗沿里海岸的东极的 Taberistan 省）。Anushirwan 大约每隔三哩，按照经过的道路的重要性，建筑一个铁门，他屯军於墙内近铁门处，军队要防守铁门，保护边墙，瞭望山中诸国的动静，例如，可萨人，阿兰人，不同的突厥部落 Serir（註：见后文），保加利亚人及其他异教徒。Kaikh 山脉（註：现在称大高加索山）连绵，长宽都有二月程。住在山里或附近的人数，只有創造他们的上帝，才知其数。

有一条通道通向可萨海，我们刚提过，距离 Bab el-Abwab 不远。另外一条通往 Mayotis 海

（註：向北出了山区后，折向西才能到 Mayotis 海），就像我们说过的，它与君士坦丁堡海峡通航。在这个海上，有个城叫特烈必宗德（Trebizond，註：在黑海南岸的土耳其，今 Trebzon。丝路要港。当年它的沿海领域很广，长条形的，一直延伸到黑海北岸），有一个年度赛会，各国商人群集，来自穆斯林国、拜占庭、亚美尼亚以及来自阿兰。

【Sharwan 国】

当 Anushirwan（“不朽灵魂”）建完这个叫 Bab el-Abwab（註：今俄罗斯国极南与阿塞拜疆国很近的 Derbent 城，Derbent 在波斯文是门锁的意思）的城市，以及那道立在土地、水里及山上的墙，他移民充实地面，又任命国王们，规定他们的级别，辖区及疆界，就像 Ardeshir Ben Babek（註：伊朗的萨珊王朝的太祖，出生于拜火教家庭，公元180-242。相当于中国的三国时代，推翻了安息帝国，恢复了亚力山大大帝毁灭的拜火教崇拜及进一步实行中央集权。其间推行墜道式的嵌儿井 qanat 以灌溉。又以提倡伊朗诗歌闻名於世。中国唐代初年，公元651年，萨珊王朝亡於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任命呼罗珊诸王及他们的级别。其中的一个王，边靠穆斯林国，接近 Bardaah 省，Anushirwan 定下他的级别，他叫 Sharwan，他的国家也叫 Sharwan。他的正式名称是 Sharwan Shah，並且每一个有此领域的王都叫 Sharwan Shah。因为他佔领了好几个 Anushirwan 没有划归他的领地的省份，他的领地在回曆332年，周围有一月程，包括新佔领的土地（註：参考中国历史。周武王灭商，在商地，五等授爵封建，希望诸国能带砺山河，永保王室。几代以后，亲情丧失，友谊不再，只剩下赤裸裸的争权夺利，带来五百年的内战——春秋战国时期。汉兴，大封子弟，汉景帝时，撕破脸皮，有七国之乱。晋立国，不想长治久安，只图一家一姓，於是大封宗亲，引发八王之乱，中原沉沦二百年。明朝，朱元璋大封子弟，引发靖难之变，公元1399—1402年，三年内战，以燕王得胜告终。古今中外，分封子弟亲友者，都失败了）。现在（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日期）的国王是叫 Mohammed Ben Yezid 的穆斯林，他是 Behram Gur（註：萨珊王朝才十五王，公元420-438年。伊朗贤王，狩猎陷入流沙而亡）的子孙。他也管理 Mukanians 的国家。Kiz 国国王也是 Sharwan 的部属。这个山地国的人口数数不清。一些人是异教徒，不承认 Sharwan 是他们的主君；他们是原始 Dudanian，（註：一种伊朗教派）不承认国王。他们婚姻与出行的习俗很奇怪。

由于高山峻嶺，阻绝交通，又有沼泽叢林，顶峰流水，激湍直下，各处有巨石巉岩，因此位于山谷与通道的国家，经常互不联络。

这个叫 Sharwan 的人，征服了许多以前 Anushirwan 及其他人划定疆界的山区国家。他们现在都接受 Mohammed Ben Yesid 的权杖；他们之中有呼罗珊 Shah 及 Rawan Shah。我们将述明他如何在 Sharwan 国，当上国王。他与他的父亲仅只领有 Layidan。Sharwan 的国王是 Taberistan（註：应为 Tabarsaran）国王的邻居，在现代，Taberistan（註：应为 Tabarsaran）王是一个叫 Ibn Okht 'Abdul Melik 的穆斯林，以前他是 Bab el-Abwab 的酋长。

【Haidan 国与可萨国】

下一个最靠近 Bab el-Abwab（註：今俄罗斯国极南与阿塞拜疆国很近的 Derbent，Derbent 在波斯文是门锁的意思）的国家是 Haidan，那是可萨众国之一。从 Haidan 再下去是可萨国。它的大城市是 Semender（即 Samandar。英译者或言是今 Tarku，註：十世纪被俄罗斯人摧毁），它距离 Bab el-Abwab 八日程（註：可以因此算出它的位置）。这个城市有许多可萨居民，但是它不是可萨国的首都（註：以前是首都），因为在伊斯兰教初兴之

时，Solaiman Ben Rabiah el-Bahili 攻佔此城，可萨王遷徙王宮到 Itil（註：古译为阿得，在伏尔加河上，才八世纪中叶到才十世纪末，是可萨国的首都。在今俄罗斯国的 Astrakhan 附近。可萨国向西延伸，有克里米亚（或称可萨米亚）及基辅，向北延伸，是保加利亚，它是一个大国，存在四百多年，倡导东西贸易，它与里海及其南的伊朗，连成南北直线，阻挡中亚的向欧洲移动的遊牧民族。后为俄罗斯所灭，再后为金帐汗国的一部分。莫斯科大公灭金帐汗国，以后称喀山国），那兒距离 Semender 七日程。从那时起，可萨王住在阿得。

那个城（Itil）被一条发源于突厥国高原区的大河，中分为三部分。大河在 Targhiz（保加利亚，註：蒙古西征时，已无可萨国，蒙古军先攻击伏尔加流域的保加利亚人。现在的黑海岸的保加利亚是他们的另一部）国附近，注入 Mayotis 海（註：大河是伏尔加河，注入 Mayotis 海的是顿河，不是伏尔加河）。这个城（Itil）有两部分，大河中央有一島，王宮就在島的一端，有船桥连接城的一岸。城中住了许多穆斯林、基督徒、犹太教徒及本地教徒。在阿拔斯 Rashid 朝，国王与他的随从信了犹太教的教义。穆斯林国的犹太人及拜占庭的犹太人，云集於此。因为当时（拜占庭）的皇帝強迫犹太人改宗基督教，並且獎赏改宗人。现在（回曆 332）的皇帝是 Armanus（即 Romanus II）。在本书的另外一章里，我们将讨论拜占庭皇帝；有多少皇帝；我们要讨论 Romanus 及他的同事的历史。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犹太人从拜占庭帝国逃到可萨国。我们不能在这本书里插入这些事情，可萨国王改宗犹太教的历史，请看我们以前的作品。

【俄罗斯习俗】

居民中信仰原始宗教的有斯拉夫人（Slavonian），还有俄罗斯人（Rus）。他们住在这个城的一边。他们焚化死人，把他的牛，鍋碗、武器与飾品一起烧化。当男人死了，他的妻子也一起火化。但是，如果妻子死了，她的丈夫不一起烧。如果单身男人死了，死后还要结婚。女人很喜欢被烧，因为一个女人自己进不了天堂。印度人也有这个习惯，就像我们说过的。但是印度人从来不把女人跟丈夫一起烧，除非她自己希望如此。

【穆斯林士兵】

这个国家的主要居民是穆斯林；国王的常備军也是由穆斯林组成，他们来自呼罗珊，号称是 Larisian（註：或称 Arsiyya，这是一个信仰伊斯兰教，当时已经灭亡的古国，在花刺子模附近）；他们的国家在伊斯兰教开始传教之时，遇到旱災与瘟疫，他们移民到呼罗珊，然后到此当兵。他们是勇敢、優秀的士兵，在战争中，是可萨国军队的主力。他们定下了几条他们为可萨国効力的规矩；规矩之一是他们可以公开信仰伊斯兰教；建筑清真寺，呼叫崇拜；丞相是他们民族的和同一相仰的人；现任丞相是他们的族人，名叫 Ahmed Ben Kuwaih。另外一个规矩是，如果国王要与穆斯林国家作战，他们可以在军营中，自成一队（保持中立），不参加对同一信仰的国家的作战；但是如果对别的国家作战，他们会效命疆场。如今，在国王军队中，他们有七千骑士，持有弓箭，身穿胸背护甲，头盔及鎖子甲；他也有长矛兵。裝備方面，他们大同於穆斯林国家的士兵。他们的最高法官，不论是管宗教或民事，都是穆斯林。

【法官】

按照可萨国的大法，国家有九个最高法官，有两个判穆斯林的案子，两个按照《五部书》（註：犹太教圣经的头五大经典）判可萨人的案子，两个按照《新约圣经》判基督徒的案子，一个判斯拉夫、俄罗斯以及其他相信本地神灵的人的案子。最后一个法官按照 Heath 法则，这就是说，按照理性法则（而不是用经書的天啓法则）。如果有一个重要案子出现，那他就把案子交出来，由穆斯林法官按《可兰经》裁决。（註：Masudi 说有九个法官，但只列出七个

法官)

在这一带，只有可萨国王付军餉。每一个穆斯林都被称为 Larisian（即使他不是那国人），甚至于军中或者服务王家的斯拉夫人或俄罗斯人也被如此称呼，虽然他们是信仰本地神灵的民族（註：即非穆斯林），像我们以前说的。国内有许多非Larisian的穆斯林；他们是被此地政府的公平与安全（关于财产）所吸引的手工业者，贸易者，与商人。他们有公共的大清真寺及比王宫更高的寺旁呼叫塔；他们还有几所私用清真寺，教授儿童读可兰经。如果穆斯林与基督徒都同意一件事，那么国王不能否决。

【可汗】

Masudi 曰：我们所说的，不是国王，而是可汗（註：后世研究，Masudi 说的，大致不错。只是两个名词，要改一改，可汗要改成伯克（Bek），国王要改成可汗。两者的关系，相当于日本的天皇与幕府大將軍）。在可萨国，除了可汗外，有一个国王。他住在王宫里不见人；他从不在公共场合露面；他不接见贵族也不见平民；他从不出宫。他的个人是神圣的；但是他与国务无关，既不赞成也不反对。每一件事都由可汗替国王处理，他与国王住在同一个王宫里。如果旱灾或别的大乱发生在可萨国，或者战争或者别的不幸发生了，平民階層与贵族階層跑去见国王，说：“可萨国的政府带来不幸，殺了他吧（註：可汗），或者把他交给我们，让我们处决他”。有时候，国王把可汗交出来，由他们处死，有时候，国王自己执行处死可汗的事，有时候，他可怜可汗，保护他，放他活命，虽然他可能理应一死。我不知道这个规矩是古已有之，还是现代新规。可汗是由大贵族在贵族中选举，但是我以为目前的朝代的可汗族由来已久了。

【狐裘】

可萨人有船航行在通过 Itil 的大河（伏尔加河）及在 Itil 以上的一条支流里。这条支流叫 Bortas，河岸上，居住突厥种人，地屬可萨国。这一带富有农产，在可萨国与保加利亚国之间。河流从保加利亚国而来，两国之间有频繁的航运。Bortas 是原来住在这里的突厥国名，就像我们所说的，他们给了这条河名。这个地方出产黑、红狐裘，它们叫 Bortasian 狐裘，一套黑狐裘值一千第纳尔或更多，红狐裘便宜些。阿拉伯或野蛮国的国王穿着这种衣服；並且修饰得体；一般认为它们比貂鼠或鼬鼠皮之类更值钱。国王头戴宝石头饰，身着狐裘长衫与长袍。如果国王身着狐裘襁边的长衫与长袍，那是可以谅解的（虽然不合上天的法律）。

【俄罗斯海】

在可萨河（伏尔加河）的上流，有一条臂膀分出（顿河）（註：地理错误，顿河不是伏尔加河的支流）流入黑海的一个狭海湾，那是俄罗斯海。没有其他国民在这个海面航行。他们是一个大国，在这个海岸线生活，他们没有国王，也不承认天啓的（註：穆斯林的）规矩。他们之间，很多是商人，在保加利亚国从事贸易。俄罗斯人有大銀矿，可以与呼罗珊的 Lahjir 山的银矿相比。

【保加利亚】

保加利亚的首都在 Mayotis 海岸上（英译者註：应该在內陸的伏尔加河上。註：蒙古拔都西征时，首先攻击的保加利亚的首都，不里阿耳（Boulgar），是在伏尔加河流域）。我认为这个国家是在才七气候区（註：阿拉伯人仿照古法，把世界分为七个气候区）。保加利亚源出突厥（註：这时候，突厥是蛮族的意思，不是人种学的分类）。他们的商队一直走到呼罗珊的花拉子模，从花拉子模，商队也一直走回到他们的地方。但是路上在两国之间，有几个与他们不

同的突厥的游牧的部落，使这条路线不十分安全。

【保加利亚西征】

保加利亚的现任国王（回历332）是穆斯林。他在 el-Moktader Billah 朝（註：才三十七任哈利发，阿拔斯朝，公元908-929），回历310年，受上天启示，回归正教。他的儿子到麦加朝圣，去了巴格达。Moktader送给他一个大的及几个小的模型，还有一些金钱礼物。他们建筑了一个大清真寺。国王动用了五万骑兵，对君士坦丁堡（註：东罗马帝国，当时他们与马札儿人，即匈牙利人同行）发动圣战。这个侵略性战争，一直打到罗马疆域、西班牙、Borjan 国（英译者以为可能是诺曼地）、加利西亚（註：西班牙的一部分）、法国，从君士坦丁堡出发的行程两个月；沿途所见，有开垦的土地，也有未开的荒地。（註：这是从欧洲的东极一直打到西极的西征，由保加利亚人联合匈牙利人同行。公元1235年，拔都的西征，是从亚洲的西部打到欧洲的中部，快到维也纳郊外）。另一路，在回历312年，从叙利亚的边界城 Tausus（註：现属于土耳其）出发，穆斯林在前线长官及内阁官员 Thami（註：他是宦官），又名 Ed-Daksi（註：边区司令），率领的穆斯林及基督徒舟师协助下，进向 Jarkendiyah（註：威尼斯）。他们进到一个不通外海的地中海湾区（註：亚德里亚海），他们到了 Jarkendiyah 地区（註：威尼斯）。在陆上，他们遇到了好多帮助他们的保加利亚人；保加利亚人说他们的国王就在不远处。这就证明我们所说的，保加利亚远征军去了地中海。有些保加利亚人与穆斯林一起，乘着 Tarsus 的船，去了 Tarsus。

保加利亚是一个伟大又强壮的国家，他们很勇敢，征服了他们的邻国。他们的国王有很多骑士，每一个穆斯林骑士可以对抗三个别国的骑士以及二百个异教徒。君士坦丁堡的居民挡不住他们，除非用城墙。周围的地区只有同一对策；只有用城堡或城墙保护自己。

【夜短】

在保加利亚，全年的夜晚特别短（註：夏季夜短，冬季夜长，不可能全年夜短。查看下文，作者不可能犯这个低级错误。非常可能是抄书人的错）；有人相信保加利亚人晚上煮肉，还没开锅，天就亮了（註：假定发生在夏至日，假定开锅的时间，便可以算出当时的保加利亚与北极圈的距离）。在我们以前的书籍里，我们说明这个现象的原因，是地球是圆球体；我们也说明，在有些地方，是连续六个月黑夜，同时，那有六个月只有白天，没有黑夜。这是在太阳在摩羯座（註：也叫公羊座。注意，用太阳在星座的位置，即地球在地球轨道的位置，来决定气象，这是阳历。中国历法用二十四节气，也是用太阳在星座的位置决定的，道理也相同。所以中国历法的月份是阴历，二十四气节是阳历，合并二者是阴阳合历）。建立天文图表的作者们（註：指科学家们），也用地球是圆球体，来解释这个现象。

【俄罗斯海盗】

俄罗斯人有好几个民族，好几个部落；其中有一个叫立陶宛人（Ladhana?）。他们从事贸易的商业，远至西班牙、罗马、君士坦丁堡以及可萨国。回历300年以后，他们有500只船，每船上有100水手。他们从流入黑海的顿河，溯流而上，又从顿河驶入伏尔加河（註：在本书才十四章，Masudi 似乎相信俄罗斯人是陆上行舟，即把船抬过陆地，但是两河之间，也可能有运河相连）。可萨王在流域这边驻军防守，配备了足够的武装，防止敌对势力通过，或者占领伏尔加河通向黑海的通道。游牧的突厥人，即古兹人（Ghozz）（註：古兹人是不是乌古斯人？有的书上，以为二者相同，这个问题，涉及乌古斯人是回鹘人还是突厥人的问题，即维吾尔人是不是突厥人的问题。我们以为两者不同），经常想在这里过冬。有时候，连结顿河与伏尔加河的水道结冰，虽然那是一条大水，古兹人骑马过水，而冰不破。如果守卫军队挡

不住，可萨国王率军亲自出征，守住水道，保护国家。在夏天，突厥人不能渡水。

当俄罗斯人的船只，遇到流域入口处的守卫队，他们送信给国王，请求准许他们通过可萨国，到里海（包括 Jorjan 海，Taberistan 海，及各野蛮国的海）去搶劫沿海诸国，所得由可萨国取一半。国王同意。他们进入流域，由顿河上行，一直走到伏尔加河，顺河而下，经过 Itil（得水城），从伏尔加河的出口，进入里海。这条河既大又深。就是这样的，俄罗斯人进入里海，肆虐于 el-Jil（註：Gilan）ed-Dailem，Taberistan，Aboskum（註：Abaskun，在 Jorjan 海岸）（註：以上在伊朗），及 Naphtha 郡（註：巴庫，Shirwan 國），朝阿塞拜疆進軍，攻击阿塞拜疆的 Ardobil（註：Ardabil 鎮），那距海有三日程。他们殺人，搶夺财物，擄掠兒童。他们四面派出，搶劫及放火的部队。沿岸居民人心大乱，他们从来没想到海里有这么多海盗；海里从来都是渔民与和平的商人。只有 el-Jil（註：Gilan），Ed-Dailem 及 Ibn Abi-s-Saj 的军队与他们作战，没有别人了。俄罗斯人在 Naphtha 郡登岸，那又叫 Babikah（巴庫），属于 Sharwan Shah 的王国。俄罗斯人离开时，在附近几哩的几个小島上岸。当时 Sharwan 国王是 'Ali Ben el-Haithem。当商人们乘船与艇到小島上，从事贸易，俄罗斯人攻击他们，几千个穆斯林死亡，有被刀殺的，有被水淹的（註：此事可疑，为什么会有几千个商人们，去小島贸易？更可能是几千个士兵，乘商人船，去追击海盗）。就像我们说的，俄罗斯人停在海里几个月。岸上国家无法把俄罗斯人趕走，虽然他们作了战争准备，加強防禦，但是沿岸的人民是太文明了。当俄罗斯人搶劫夠了财物，捉足了俘虏，他们航行到伏尔加河口，按照约定，把钱和财物交给可萨国王。可萨国王没有在海里的船只，也没有水手，否则可萨对穆斯林是个大威胁。Larisians（註：招募的穆斯林士兵）及国内的别的穆斯林，听到俄罗斯人的暴行，对国王说："俄罗斯人侵入了穆斯林兄弟国，他们殺了人，又擄略婦女兒童。那些人敌不住他们，让我们跟他们一战。"国王压不住他们，只得派人通知俄罗斯人，穆斯林要跟他们一战。穆斯林出军，沿着河岸趕來。两军相遇，俄罗斯人棄船登陸，对穆斯林形成战斗队形，穆斯林军中，有很多 Itil 的基督徒。穆斯林军有一万五千人，有足够的战马及装备。他们打了三天，上帝保佑穆斯林得胜。他们用刀斬殺俄罗斯人，其余淹死在水里，只有五千人乘船沿河逃向 Bortas，然后棄船上陸，剛逃得性命，又遇上 Bortas 的居民，被殺死不少，余下的逃到保加利亚地面，又有不少死在穆斯林剑下。在伏尔加河岸有三万具俄罗斯人尸体。俄罗斯人从此不敢再来。（註：这是公元913年，俄罗斯人侵入伊朗的里海沿岸的东端 Taberistan，及伊朗里海沿岸的中部及西部的 Gilan，Mazanfazan。转向高加索，沿途燒殺。后为可萨人殲灭。公元943再次出兵，退回。后来，公元965年，俄罗斯人在基辅小王 Sviaoslav 率领下，与拜占庭帝国合兵消灭了可萨国，建立俄罗斯人在里海的霸权。伊斯兰教的逊尼派传入。以后十三世纪时，拔都西征，並沒有遇到可萨国，蒙古军先灭保加利亚，后来成立金帐汗国，两百年，金帐汗国分崩，重新成立可萨汗国，中文称喀山汗国，一百年后，为沙俄伊凡帝率军所灭。喀山贵族还是贵族）

【里海是孤立的】

Masudi 曰：我们用以上的事实来证明我们的论点，黑海与里海是分开的，反对那些认为里海与 Mayotis 海相通，及经过 Mayotis 海与黑海，与君士坦丁堡海峡相通；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黑海的霸主俄罗斯人会从黑海直接到里海。除此之外，住在里海附近的各国商人毫无异议的说，蛮子海（里海）无海峡连通任何别的海。这个海不小，我们知道它的全局。俄罗斯人的船只的故事，是住在这一帶的民族，人盡皆知的。我记不得事件發生的切確日期，但是它發生在回歷300 以後（註：發生於公元913，回歷301）。那些堅持里海連通君士坦丁堡海峡的人，莫非認為在里海、Mayotis 海、黑海的地底下，只有上帝才懂啊！

【火山】

Taberistan（註：在伊朗的里海沿岸的东端）的海岸线延伸到 Samer 城，那是海港，距离 Itil 是一天的一小时（註：此话难解，可能是抄书人笔误）。在 Jorjan 海岸线上，是 Aboskun 城，距离 Jorjan 城是三日程。在这个海上，有 Jil 及 Dailem 城。从上面所说的城市到 Itil 有经常的航船。他们从伏尔加河一直走到 Itil；他们也掛帆到巴库，那出产白色及别种石腦油（註：医药用及点炷用轻油，也用於海战）。整个地球上，只有那兒出产白色的石腦油。巴库在 Sharwan 国的南方。产石腦油的地区，有一个火山口（烟鹵），从那里噴火不停，有时火焰高高射出。对着海岸线，有几个小島，最远的小島有三日程，島上有个大火山，一年四季，常常噴火。噴出火來，有如高山，光照大海，百日程之内可见。这个火山可以与西西里島的 Borkan（註：即 Etna 火山，埃特纳火山）相比，那是在法国与 Afrikiyah（註：即罗马帝国的非洲省，今突尼西亚）之间。地球上没有一个火山，不论声音，黑烟，丰富的火焰，可以比得上印尼大王国中的火山。其次的火山是在叶门及瓮蛮的 Shahr 地区的 Barahut 火山（註：即 Bir Borhut 火山，公元905 年最后暴发，现为死火山）。火山声如雷鸣可闻数哩，它从深处噴出火红的岩石，噴高如峯，数哩外可见，然后石头落下，半入火山口，半落四周。噴出的火红的岩石，是石头吸收了热粒子而变红。我们在书里，解释了火山的成因。

【海东青】

在正对 Jorjan 海岸线的海島，出产白色的海东青（white falcons）（註：海东青出产於亚洲、欧洲及北美洲的北部，用为狩猎的猛禽。唐代已经用海东青了，李白有诗 <高句骊> "金花折风帽，白马小迟回。翩翩舞广袖，似鸟海东来"。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说 "雕出遼东，最俊者谓之海东青"。可知雕是隼（falcon）的一种。最重六公斤。海东青又称矛隼。滿清人喜养海东青。纯黑为绝品，纯白为上品）。这些海东青很快就失去野性，我们不必担心它们会野性难驯。在島上捕获他们的猎人们，喂他们吃魚，使他们弱化；如果喂他们吃别的食物，他们的身体就坏了。不论波斯、突厥、拜占庭、印度以及阿拉伯的养猛禽人，其中最高明的人都说，白色的海东青是最快的，也是最漂亮的；他们形状最好，胸部最好；他们最容易驯化，是高飞的海东青中，最强壯的；他们一口长气，飞的最远，他们轻便又精神十足，他们又比别的海东青更有冲劲。颜色之不同在於气候之不同。因此，他们在多雪的地方如阿美尼亚、可萨国、Jorjan 以及附近的突厥国，是白色的。

【高空昆虫】

众突厥国王听命于可汗国。可汗国的一个圣人说："当我们国家的海东青从巢里帶出小鸟，他们高飞到寒冷及稠密的上空，那兒有虫子可以喂小鸟；很快的，小鸟长的強壯了，双翼更灵活了，自己可以高飞找食物了。有时候，虫子的残余可以在鸟巢里找到。"（註：根据科学家的调查，每月有三十亿个昆虫，飞过5千呎—1万2千呎的你的头顶上空，其中99%是活的）按照

Galen（註：罗马科学家，公元129—210。医圣 Hippocrates 的学派）的分类，空气是温暖及湿润的，它所以寒冷，是由于地上括起了寒气（註：现代科学家的观点，与此不同）。空气中有生物。罗马自然学者 Pliny（註：公元23/24—79）說："（四大元素的）土与水中有生物，那么两个上元素，气与火中也有生物"。

我找到一个（哈利发）Rashid 的趣事。有一天，他到 Mausil（註：即 Mosul，在今伊拉克）狩猎，手握白海东青。那只鸟在他手中燥动不安。他就放飞它。它高飞到目力不及之处。他等的发急，然后他看到它帶回一个虫子，既像蛇又像魚，有翅膀像魚鳍。Rashid 要人把它放在盤子里帶回。当他狩猎运动完毕后，他回去召见有学问的学者们，问他们知不知道空

气中的生物？其中Mokatil 回答："噢，信仰的统帅！您的祖先'Abdullah Ben el-Abbas（註：公元619—687，默罕默德的亲族，可兰经学者）告诉我们，空间居住了不同形态的人类（註：近代学者也推论有外太空人）。比那些人类更近的是白色的虫子，在空中繁殖，被厚重的空气抬起来。它们长成蛇或鱼的样子，有翅膀无羽毛。这些虫子被亚美尼亚的白海东青捕捉。"哈利发拿出放虫子的盘子，重赏Mokatil。

【高空生物】

一些好的观察家们在埃及与别的国家告诉我，他们看到空中有白蛇以惊人的速度移动，几乎快如闪电（註：想像的生物）；有时它们掉下来，压死动物；有时夜晚，我们可以听到飞行的声音；它们在空中的动作，发出把新衣服打开的声音。对这方面没有知识的人，或者愚妇们（迷信与愚昧），常常说，这是巫妇用羽毛翅膀飞翔的声音。对这点有几种不同的意见；这也证明了存在两种（上）元素里的生物，使人不怀疑在两种轻元素，即气与火中，有生物发生与生长，就像在另外两种元素，即土与水中，有生物发生与生长。

【海东青的颂词】

Masudi 曰：圣人与国王描述海东青，誇大了他们的美德。可汗，即突厥人的国王，说："海东青是勇敢的、好样的。" Kisra Anusharwan（註：伊朗萨珊王朝的 Khosrow I）用下面的话来讚美这种鸟："它是积极的、专注的，只要能够，它抓住每一个机会。" 凱撒大帝说："海东青像一个高贵的国王，他须要的就拿，不适当的就放。" 哲学家们这样的说海东青："你可以希望，海东青快速的追趕它的猎物，強力的攻击它的猎物。高高飞起，如果它有长腿宽胸；这是強壯的表征，它是轻捷的。" 在猛禽中，你会注意到，它的力量与胸膛的宽度，成正比。另外，它们旋转的速度与它们脚的长度及身体的紧緻度成正比；如果它的翅膀的长度缩小，它的力道降低，身体变瘦；如果它的翅膀变长，它变弱，容易疲倦。狩猎的猛禽除了短腿的鸟以外，不会追别的，你可以发现鸟类如鹇（woodcock）、鹤鹑、鷓鴣的力量都是与腿的长度成反比的。

Arsijanis 说 海东青是一种猛禽，可是自然界没有给他任何优待；他的力量在于身体是流线型的（后半身及长）腿，既使他有鸟中最弱的身体，他的勇气出众，因为他有一种热情，鸟中罕见。我们发现他的胸部有温潤的肉，而不是鼓起的肌。Galen 印证了Arsijanis 的话。Arsijanis 又说海东青用棘荊筑巢，那是他逐步采集的，用以防止冷与熱。当他在生育期，他把鸟巢加上屋頂，可避雨雪，那他就可以舒服的避寒。

【猛禽狩猎之始】

Ashamed Ben Mohriz 说，才一个用猛禽狩猎的是 el-Harreh Ben Mo'awiyah Ben Thaur，他是 Kindah 的父亲（註：这是我的老学生Hajja 博士教授（数学家）替我向 I. Hammoudeh 博士询问所知，el-Harreh 是公元四世纪人，部落 Kindah 的先祖，是一代名人）（註：两河流域的亚述人已有猛禽狩猎的石刻，埃及金字塔也有猛禽彫刻，以后希腊、罗马（在分裂成东、西罗马之前）无闻。《史记》有"挟彈飞鷹"之语，当时用猛禽狩猎。均早於本书的记录）。有一天，他去打猎运动，他设下了一些圈套，捕捉麻雀。一只隼鷹去吃被套住的麻雀，结果自己也被套住，还折了翅膀。国王很驚奇看到它折了翅膀还能吃麻雀，把它关在一个大笼子里。他看它安静的呆着，也不鑽头覓缝的想逃。如果喂它就吃，如果看到肉，它就跳到主人的手上吃；它很温驯，叫它做什么，它就作什么；它从人手上吃，没锁住帶它去那都行。有一天，它看到鸽子，它从主人的手上，飞去捉住鸽子。国王下命令帶它去狩猎。有一天，国王与它同行，驚起了一只兔子，海东青扑上捉住它。从此，国王用它打猎，殺死鸟类和

兔子。从那之后，阿拉伯人养海东青的越来越多。

哲学家 Arsijanis 在他的书说一个关于猎鹰的故事。一天，一个叫 Nisban（？）（註：按照年份计，只可能是 Leo IV（775-780）或 Constantine VI(780-797)的拜占庭的皇帝送给 el-Mahdi（註：22 代哈利发，阿拔斯朝，公元 775-785）一只土产的猎鹰，这只猎鹰从天上，下扑水禽，擒住它，又飞上天，再重复几次。大王说："这是一只狩猎运动的鸟；它下扑水禽时，表现了它的高超技术，这使它适合狩猎运动，它飞高的速度很快，表现了它的敏捷。"他驚奇於它的旋转速度，他是才一个用猎鹰的人（註：此言不确，见前註）。

【猎鹰】

Said Ben Ofair 根据 Hashin Ben Khadij 的话，说：Amariyah 的国王君士坦丁（註：他其实是罗马皇帝）带了一只海东青去打猎，他一直走到黑海连络地中海的海峡，他走过它，到了海峡与地中海之间的平原。他看到一个猎鹰捕捉一只水禽，他很欣赏它捕获猎物的速度、力道及勇气。他下令捕获及驯养它。他是首先用猎鹰的人。他发现那里牧坊广大，长满了各色野花，他说，海、河（海峡）之间是一块強固之地，可以建筑一个城市。他在这兒建筑了君士坦丁堡（註：这种说法是错的。在5000年前，就可能有人居住这里。在公元前七世纪，希腊国王拜占斯(Byzas)在德耳菲(Delphi)神谕宣示所的指示下，在此建筑城市。希腊国王拜占斯用自己的名字称呼为 Byzantium。到公元一世纪时，它成了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到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修整並遷都於此地，改名君士坦丁堡。)

我们以后要在拜占庭的历史的章节里，谈 Helena 的兒子君士坦丁的故事，他使基督教胜利。以上只不过是一种说法而已。

Ibn Ofair 用 Abu Yezid el-Fehri 的话，说西班牙国王 Lodriks（註：另作 Ruderic）的习惯，是出军或出仪仗队，都有蒼鷹在队伍上盤旋。这些鸟兒都訓練成，飞的时高时低，一直飞到他休息了，那它们就困着他。有一天，一个国王出发，蒼鷹们跟着他飞。其中一个蒼鷹追踪、捕获了几只飞起的鸟。这样国王开始使用它们打猎，他是西非与西班牙首先用猎鹰的人。

【鸢鹰与巨鹰】

Masudi 曰：按照许多懂得这件事的人的说法，西非的人是首先用鸢鹰打猎的人。当拜占庭人（罗马人）看到它们如此精壯，又排除这么多糞便，他们的聰明人说，没有鸟比它们更挑皮搗蛋的。据说，皇帝赠送一只鸢鹰给 Kisra（註：伊朗国王），並且写信道，在狩猎运动中，它比海东青更有效。Kisra 要它对阵一个野公鹿，虽然野公鹿不断抵抗，鸢鹰获胜。Kisra 高兴的回来。他为了狩猎饿了它，它扑向一个男孩，殺了他。（註：地中海小島上，有巨鹰经常捕捉羔羊。新闻报导，曾有巨鹰捉住遊客的小孩飞去。）Kisra 说："皇帝不出兵就弄死了我们的孩子。"Kisra 回送皇帝一只鷹，写信告诉他，它殺死过公鹿和类似的动物，但是不提鸢鹰殺死男孩的事。皇帝喜欢这个像豺狼的老鷹；他一不当心，它就把几个小孩，撕成碎片。皇帝说："Kisra 让我们上当，他也上我们的当。双方扯平。"

【重论高加索】

说到 Jorjan 海及附近的海島，我们超出了范围，谈起了各种猛禽；在关于拜占庭的章节里，我们要总结海东青，及各种猛禽。现在我们继续谈论 Bab el-Abwab，及那道长牆附近诸国，以及高加索地区。

【Haidan】

我们已经说过 Haidan 国的人民是 Bab el-Abwab（註：今俄罗斯国极南与阿塞拜疆国很近的 Derbent 城，Derbent 在波斯文是门锁的意思）附近最差的。国王是穆斯林，並且是 Kahlan 的子孙（註：Kahlan 是叶门的部落，后移民四方）。在全国，只有他的孩子们及家族才是穆斯林。在回历332年，国王叫 Salman，我相信这是所有国王的名銜。在 Haidan 与 Bab el-Abwab 之间，有些阿拉伯种人的穆斯林，他们只说阿拉伯语。他们的村落在树林、叢林、山谷以及大河旁。他们从征服了这个国家以后，就住在那里。他们住在 Haidan 国的边境，但是他们是独立的；因为叢林与河流，他们不通外界。Haidan 国到此国仅有三哩。Haidan 国的居民有时候向他们求援。

【Birzoban】

在 Haidan 国朝向长牆，及高加索方向的边境，有一个王叫 Birzoban。他是一个穆斯林，他的国家叫 el-Karaj。居民用棍棒。Birzoban 是统治者国王的名銜。

【Ghumik，Zarikeran 与宝座王】

次于 Birzoban 的是一个叫 Ghumik 的国家。他们是基督徒，没有国王，只有酋长，他们对阿兰人很友好。再下去，朝着长牆和山脉是 Zarikeran 国，国名“锁子甲制造国”，多数国人从事锁子甲制造业、马镫（註：马镫的出现，改变了骑兵战术，对世界历史有重大的影响。现有三种说法：1）首先出现于中国，有实物为证，415年北燕墓葬。2）一世纪由萨尔马提亚人 Sarmatia 发明。3）二世纪由印度-伊朗人发明，有彫刻表示可能作出马鞍）、马鞍、刀剑及其他鉄器的制作。他们信仰各种宗教，有些穆斯林，有些犹太教、基督徒。他们的国家高低起伏，交通不便，不通邻国及外界。他们之外是 Filan Shah（註：可能是阿瓦尔人，Avars，即“冒名柔然”人）之国，他是一个基督徒，像我们说过的，他是 Behrain Gur（註：伊朗萨珊王朝的才15王，公元420—438）的子孙。他号宝座王（註：英译者言，罗马学者 Pliny 提到 Serri 国，后转成 Serir，在阿拉伯文中，其字的意义是宝座，作者望文生义，因此以下的故事是人造的、不真的）。当伊朗萨珊王朝的最后一王，Yezdejerd（註：即 Yezdejerd III，公元632—651）失国逃亡时，他派遣一个 Behrain Gur 的子孙，带着国王宝座及宫廷宝物逃到这个国家，这些宝物一直为他守护到他死，他自己去了呼罗珊，在那兒被殺，时当哈利发‘Othman 朝（註：才三任哈利发，正统王朝，公元644—656），在本书，我们说过这些事，请参考我们别的书。他们在这个国家住下，他成了国王，他的后人繼承了宝座王的王号到如今。国家的首都是 Khonukh。全国服从他的有一万二千村，只要他選擇，他可以把任何国民当奴隸。他的国家崎岖不平，因此很容易抵抗任何入侵，他常侵略可萨国的原野，因为他们在平原，而他在山地。

【阿兰国】

这个王国旁边是阿兰国（註：东伊朗人，阿兰如同伊朗，都是雅利安的变词。中文最早见於《史记》《后汉书》《魏略》称奄蔡或阿兰。一部分跟隨匈人，进入欧洲，参予民族大迁徙，经过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到北非，一部分苗在高加索，就是本书提到的阿兰国，后在1221年，为蒙古军所灭。阿兰人参加蒙古军队，到了中国，成为皇帝的亲军，汉人称为绿睛回回。根据 DNA 测验，现代在格鲁吉亚与俄罗斯的 Ossetian 是阿兰人的后裔），国王叫 el-Kerkendaj，那也是历代王号，就像 Filan Shah 是宝座王的王号。阿兰国的首都是 Ma（註：应为 Maghas），义为信守宗教。他有几个漂亮的王宮，他偶尔住在首都的王宮。他与宝座王是亲戚，他们互相与对方的姐妹为婚。在伊斯兰教兴起后，在阿拔斯朝，阿兰王擁抱基督教，在那之前，他们信仰本土的原始宗教。回历320（註：公元932）以后，他们恢复原

始信仰，放弃基督教，驱逐拜占庭皇帝派来的主教和神甫。

【Isfendiar】

在阿兰国与高加索之间，有一个堡垒以及在大河上的一座桥樑。堡垒名叫阿兰关之城。它是波斯才一王朝的一王 Isfendiar（註：他是波斯神话的一个英雄）所筑。他设立了一个防卫队，以防阿兰人进入高加索；因为只有一条路可到高加索，这条路必须经过这个堡垒防守的桥樑。它是建筑在一块活动的大岩石上，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而堡垒镇住了桥樑。它在大岩石的中央，有一道清泉。它是地球上最有名的、也是故事最多的堡垒。波斯的诗人传唱它，传唱 Isfendiar 建筑它的故事。

Isfendiar 与东方国家的各民族打了很多次战争；他向突厥国进军，毁灭了广大的、有自然险阻的、不可能攻破的 Safr 城（註：铜城）；这件事在波斯人中流传成经典。在我们的老书里，我们记载了 Isfendiar 的获胜的细节。那本书被 Ibn el-Makoffa 翻释成阿拉伯文。当 Moslemah Ben 'Abd el-Malik Ben Marwan（註：倭马亚朝阿利发 'Abd el-Malik 之子，阿拉伯将军）打到这一带，他与这一带人讲和，当阿拉伯人防守堡垒，他们后世一直防守这个地方。有时候他们的给养来自 Tiflis（註：今 Tbilisi 城，格鲁吉亚 Georgia 的首都）城附近的平原，距此五日程。在这里，一个人可以抵抗所有异教国王，它的明显优势使人觉得它是悬在半空的堡垒，在桥樑与山谷之上。

阿兰国王率领三万个勇敢又健壮的骑士。这些骑士使他超过了附近的诸国王。他的国家田园连绵不断，如果一个公鸡叫了，全国公鸡都会响应。全国到处有居民与田园。

【Karshak】

次于阿兰国的是 Karshak（註：国中人是 Circassians 索卡西亚人，高加索人的一种，现在不少散布在中东，与阿拉伯人混居）。这个国家从高加索延伸到地中海（註：应该是黑海）。他们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信仰拜火教。他们在我们提到的民族中，是最干净的，外表最亮丽的，不论男人或女人。他们的身裁绝佳，腰围收缩，臀部美观，风度翩翩。Karshak 的女人的举止令人赞赏。他们穿白色的、希腊织锦的、深红色的以及别种布的衣服如涂金织锦。在他们的国家，用麻或别的原料，织出了各种布料；有一种叫 Talli 布：它比丝更细，它比麻更强。一匹这种布值十第纳尔，出口到附近穆斯林国家。Karshak 附近的国家也出口这种布，但是最良品出自 Karshak。

阿兰国比这个国强多了，不是靠着海边建筑的城堡对抗阿兰人，他们不能维持国家的独立。关于他们的海是那个海，这是有争议的。有人说是地中海，有人说是黑海。我只要指出，这个国距离 Trebizond（註：今 Trebizond 在黑海南岸，丝路要港，在今土耳其）不远，他们与该市之间经常有航运与商业交换。

他们在阿兰国前，站不直的原因是他们的力量不统一于一个国王。如果他们能团结，不仅阿兰国不能，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控制他们。在伊朗文中，Kashak 义为骄傲与自大，一个人有这两种个性，叫 Kashak（註：作者的意思是 Kashak 国人都有这两种个性）。

【七地国与 Irem 部落】

这个国家的下边是七地国（註：在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一带。英译者言，德文相同，不如此书之古）靠着海。他们有广大的领土，是一个大而强的国家。我一点也不知道他们的宗教与政

府。七地國接連一個大國，那被一個流入地中海或 Mayotis海的大河，與 Kashak 國隔開。在河上，住了許多 Irem 國的部落。他們是原始宗教的信徒，模樣古怪。有一個奇怪的關於迴游魚類的故事，他們把魚肉從魚的一邊切掉，次年他們回來，魚長全了，他們又把魚的另一邊切下。這個故事傳遍了那兒的異教徒（據英譯者言，這是里海沿岸割取鱈魚子，作魚子醬，然後把死魚投入海中，所引起的荒唐故事。註：所有漁獵民族為了保護野生資源，都禁獵懷孕母獸及幼獸。中國古代《孝經》有“不卵，不殺胎”的主張，現代國家普遍禁捕母獸、母魚、母蟹。現代中國也應禁止食用魚子醬及母蟹的野蠻習慣）。

【世外之國】

距此不遠，是另一個在四座高不可攀的大山之中的國家，里面有百哩平原。在平原中心，有一個像用園規在岩石上畫出的園形。這個周長五十哩的園形是在岩石上砍出的。這些石邊像堵二哩高的石牆。這些高牆使人進不去。晚上，你看到星星點點的燈火；白天，你看到村莊，田園，河流供給村莊，人畜用水；但是每個東西都顯得很小，因為你站的高。沒人知道那是什麼國，因為里面的人爬不出來，而從外面爬到上面的人也爬不下去。（英譯者言：中亞有很多類似的故事）

【猴子】

在那海岸線的四個大山的懸崖旁，另有一個環形；在它里面，有森林及叢樹，住了一種猴子，身形挺直，圓臉；他們非常像人，除了遍體長毛。有時候，他們被捕獲，他們表現了智慧及順從，除了不能說話外，說話可以表明自己，但是他們聽的懂（英譯者言，別本上說法相反，他們聽不懂）。他們可以用記號表達意思。有時候他們被帶到國王的地方，他們被教導站在國王的旁邊，先嘗國王桌上的食物；因為猴子有一種本能，知道食物及飲料中，有沒有下毒。一部分食物先給猴子嚐，它先聞一下，如果它吃了，國王再吃，如果它不吃，他知道有毒了。中國與印度的君主有同樣的制度，在這本書里，我們描述了中國派出到 Mahdi（註：本是阿拉伯神話中世界末日的國王，以後用為王號）的使者；我們報告了，他們說的他們國王怎麼用猴子嚐食物。我們也提過，在葉門他們用猴子的故事，以及 Solaiman Ben Dawud（註：即大衛之子索羅門王）與猴子定約，寫在一個鐵盤上；Mo'awiyah Ben Abi Sofyan（才6任哈利發，倭馬亞朝的太祖）的郡守所寫的關於猴子的公文；我們描述了那個脖子上有個鐵盤的大猴子。

【各種猴子】

世界上沒有這麼滑頭與搗蛋的猴子。猴子住在暖和的氣候，如努比亞（註：埃及南部與蘇丹北部），阿比西尼亞北部，尼羅河上流的河岸。那叫努比亞猴，它們比較小，圓臉，身軀漆黑，就像努比亞黑人一樣。耍猴人就養它們。它們站在矛頭上耍弄。另外一種猴子住在北方，樹林里或叢林里，在斯拉夫國以及我們提過的國家，他們盡量長的人模人樣。在 Zanj（註：爪哇島）海峽、中國海及大王海的岸上，也有猴子。大王領域是面對中國，在 Ballahra（註：應為 Vallabra Raj 崇愛之王，印度 Mankir 國的國王，敵視穆斯林出名）國與中國之間。這些國家的猴子，既多又相貌不凡。那兒把猴子與蚺蛇送給 Muktader（註：才三十七任哈利發，阿拔斯朝，公元908-929年）。他們被用長鐵鍊鎖住，有的猴子有胡子，有的猴子有鬍鬚，有的年輕，有的年老。Oman 的郡守 Ahmed Ben Hilal 又搭配一些海里奇物。西瑞夫（Siraf）與瓮蠻國的水手們，只要跟筒羅國（Kolah，在馬六甲海峽）及印尼海諸國作生意的，都很熟悉這種猴子；他們也懂捕捉水底鱷魚的辦法。El-Jahit（註：當代另一著名作家）相信鱷魚只存在於尼羅河與身毒的彌蘭河（註：即印度河）。我們在本書前幾頁，談到這個問題，以及可以發現鱷魚的地方。在葉門的許多地方，有那麼多猴子，旅客沖不過去；譬如

说，在 el-Jenned 与 Zabid 之间的 Nakhlah 山谷，现在那地方是由 el-Harmali 的郡守 Ibrahim Ben Ziyad 管理。那地方田园丰产，水源充沛，复多芭蕉树。周围有两座大山，有两群猴子。每群猴子有一个雄猴王，大而雄壮，众猴子只听它的。母猴子一次生一打小猴子（註：其实，一般只生一个），就像母猪一样。母猴子自己照顾几个，像个母亲那样照顾小孩，其余归公猴子管理。它们经常成群结队的举行派对与集会。这兒你会听它们叽叽喳喳的讨论。祇有母猴子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也会闲嗑牙。如果在山上，芭蕉树下、别的树下或夜间，人们只听其声不见其形时，不会怀疑它们不是人。叶门的猴子是最野性、最滑头，也是最容易驯养的。公猴和母猴的肩上有长的小黑毛环，黑到不能再黑。当他们集会时，他们按照品级，在猴王之下坐好，它们学人行事。

【叶门】

在 Marib 的山谷、平原、山区有那么多猴子，只可以用天上的浮云來形容其多。其地处在 Sana（註：叶门的首都）与 Kahlan 堡垒之间。

Kahlan 堡垒是叶门众堡垒之一。叶门的国王 As'ad Ben Ya'fur 与他的宫庭，脱世离俗的住在这里。他是 Himyarite 高贵家族硕果仅存者，他付给五万人军队的军饷，包括步兵与骑兵。他们每月定时得到军饷，所谓支饷日。他们集合在这里领饷，再回到各自的堡垒。

在叶门，这个王子（註：指 As'ad）对 Karmatian（註：十叶派的一个支派，反对阿拔斯朝）及黑人的领袖 'Ali Ben el-FadhI 在回历 270（註：公元 882）以后，作战。'Ali 控制了大部分叶门，直到他被殺；以后，叶门向 As'ad 投降。

【nisnas 及 irbid】

在叶门的好几塊地方及地球上的别的地方（我们不准说明白）有猴子；在我们的书《Akhbar ez-Zeman》，我们解释他们生活在地上的某些地方，在别的地方他们躲起来不让我们发现。在那本书里，我们也提起在 Yemamah（註：在阿拉伯半岛靠波斯湾处，后被流沙掩沒）的 Hajr 有 nisnas（英译者以为是猿类或 Satyr。註：Satyr 是希腊神话的半人半羊，不可能存在世间。已知猿类仅存非洲及印尼，不大可能存在阿拉伯。它应该是一种猴子）及蛇类（irbid）。按照某些辞典编纂家之言，奇事是当 El-Motawakel（註：才 29 任哈利发，阿拔斯朝，847—861）就位，要 Honain Ben Ishak 送一些动物包括 nisnas；只有两隻带到 Serrmenray 给他；但是他没有要蛇类（irbid）；可能因为这个动物一旦装在笼子里，离开 Yemamah 一段距离，就活不成了。Yemamah 人用它防止毒蛇、蝎子以及其他毒物，就像 Sijistan（註：即伊朗与巴基斯坦接界的印度洋岸的 Sistan 省，古时塞卡人居住，称塞卡斯坦）人用海胆为此功能。自古以来，他们从来不殺海胆。那个城是亚力山大所筑於空圻的沙地，四周有沙丘，沙丘上有树林与芦苇，有许多毒蛇与几种蛇。如果没有海胆，居民会被它们赶走。在上埃及以及别的地方，埃及人有类似情形。他们有一种叫 iras 的小动物，比蝗虫大，比鼯鼠小，红皮白肚；如果没有这种爬虫，埃及人会被一种叫 basilisks 的大蛇赶走；当大蛇把这个小爬虫圈起来，它喷出一口毒气，碰到大蛇，大蛇就爆炸了（注：奇事）。这种毒气只有它有。由于炽热的季节，东方的水陸有几种奇异的动物与植物。同样的事发生在西方、南方（Tayammon）、北方（Jari）。我们讨论了世界四方的自然界，这偏离了本章的宗旨。

【四个突厥国】

我们要回头去讨论 Bab el-Abwab 附近的国家，长墙，高加索，可萨国，阿兰国。在可萨国

西界（註：在克里米亞之西），有四個突厥國，源出于同一祖先。有些是城居之國，有些是行國。他們都勇敢，可以抵抗任何國家。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王，各國有幾日行程大，他們互相接界。有的國家濱臨黑海。他們的搶劫軍一直走到羅馬，朝向西班牙。他們打敗了那兒所有的國家。可薩國國王與阿蘭的領主之間有友誼。他們是那四國的鄰居。那四國的才一國是 Bajna。才二國是 Bajkord，其次是 Bajinak，是四者之中，最勇敢的。才四國是 Nukerodah（英譯者言，或者是 Novgorod。註：Novgorod 是公元895年立城，公元1014年從基輔大公國獨立。年代不對）。他們的國王有主權。回曆320以後（公元932以後）或者在當年，他們跟拜占庭開戰。拜占庭在四國的方向有一個希臘大城 Walender，那兒有很多居民（守衛隊），一邊有海保衛，一邊有山防守。這些居民（守衛隊）防守地方，對抗四個突厥國的入侵。在山、海與大城保護下，突厥人無法侵入拜占庭帝國。這四個突厥國自己打的不可開交，因為一個 Ardobil 的穆斯林商人，得到一國的庇護，又被另一國弄傷。這樣鬧起來，各國不團結。

【Walender 之戰】

Walender 的拜占庭人乘他們不和之機，出兵侵入，擄略兒童，搶劫財物。時當他們內戰，消息傳來，他們停戰，統一指揮於一個將領，互相免罪，血仇不計。在招集全軍十萬騎及步兵之前，先鋒六千騎士，攻打 Walender 城。時當回曆332年（公元944年），拜占庭帝國皇帝 Romanus 得訊，派出一萬五千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騎士，手持長矛着阿拉伯裝，另有五萬拜占庭軍。八日內趕到，駐紮在城外，有些用守衛隊的房子。突厥人已經殺死了不少守衛隊，但是他們堅持到援軍到來。當四個國王發覺，有阿拉伯的異教徒及拜占庭人來援助他們的敵人。他們派人回到各自的國家，那些國家面朝可薩國、阿蘭國、Bab el-Abwab 以及其他國家，招集穆斯林，他們只對異教徒作戰。

當兩軍排出作戰隊形，基督教徒的阿拉伯人走在拜占庭軍的前面，突厥軍隊里的穆斯林商人走出前隊，勸阿拉伯人回歸穆罕默德的信仰，只要他們走入突厥人的隊伍，就一定把他們帶回阿拉伯。他們拒絕接受這個條款。兩軍混戰一場，因為人數差的多，基督教徒的阿拉伯人及拜占庭軍取得優勢。當夜他們宿營。四個突厥國王開會，Bajinak 國王說："明天我掛帥" 國王們都同意了。明天，兩軍對壘，突厥軍在右端與左端立下了，幾個千人方陣。戰鬥開始時，右端的幾個方陣向中間移動，不停的發射弓箭與石子，襲擊對方中軍，左端的幾個方陣向中間移動，不停的發射弓箭與石子，襲擊對方中軍。箭、石如雨下，落在敵人中軍頭上，右左兩端的幾個千人隊如磨石一樣，碾壓敵人中軍。突厥人的中軍與左右兩隊，按兵不動，他們這麼作戰：幾個千人方陣自右端而來，開始射擊拜占庭軍的左翼；他們越過自己的右翼，不斷射擊，直到中軍，同時，幾個千人方陣自左端而來，開始射擊拜占庭軍的右翼；他們越過自己的左翼，不斷射擊，直到中軍；左右的幾個千人方陣在中軍相遇，齊射對方。當基督徒軍（阿拉伯軍）與拜占庭軍發現，在敵人飛箭如雨之下，軍隊隊伍已亂，不能坐以待斃，軍隊反攻衝向敵人中軍，開始捕捉散兵。他們衝到突厥軍的前沿，突厥軍穩如盤石。幾個千人隊從兩面散開殺到，有如潮水湧至。拜占庭軍三面受敵，人人無心戀戰，開始後撤。中軍突厥軍開始進攻，一波又一波的攻來，左右突厥軍夾擊。很多拜占庭軍死於劍下，他們的戰局陷入困境，人吼馬嘶，天地皆驚；拜占庭軍與基督徒軍（阿拉伯軍）戰死六千人，突厥軍幾乎可以踏着屍體登城。城陷落后，突厥連殺幾天，剩下的守衛隊都成俘虜。三天以後，突厥軍進向君士坦丁堡。沿途他們經過一些農業區，牧場，莊園，一路燒殺、捉俘虜，直到君士坦丁堡的城牆。他們停畝四十日，用俘虜的婦女兒童交換布匹、錦緞、絲綢。他們把男俘虜用劍殺死，活的男俘虜露宿野外，有時候，他們連婦女小孩也殺。他們開始向附近各國進軍，一路搶劫燒殺到西班牙、法國、加利西亞（Galicia，註：今西班牙的大西洋岸邊地方）邊界。上述突厥軍，一直到

今天，还不断搔擾拜占庭帝国及其他提到的各国。（註：Walender 遗址何在？据Masudi 所说的，居民即守卫队，实在是一个堡垒。援军八日即到，可知距离。又说是一个希腊城，可能距希腊不远，此城在山海之间，城北有一广坊，用作战场。巴尔干地区山脉纵横，有几处逼近黑海。综上所述，可能在今保加利亚海岸线上尋找到。但是，根据拜占庭帝国的历史，当年並沒有发生攻打君士坦丁堡之事，所以可能只是传闻有误，或保加利亚西征之事之误记）

【再论高加索】

我们回到高加索、长墙、Bab el-Abwab（註：今俄罗斯国极南与阿塞拜疆国很近的 Derbent 城）的讨论，我们正在谈论住在这些国家的民族。有一个住在阿兰边区的国家叫 el-Abkhaz（註：格鲁吉亚黑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叫 Abkhazia，但是后文提到，el-Abkhaz 在黑海与里海分水嶺之东，应不在 Abkhazia），他们是基督徒，有一个皇族。当前的国王是 el-Tobili（英译者言，Theophilus？註：他是传说之王，年代不对）。el-Tobili 的领域又称双角人（亚历山大大帝。註：一派主张这是根据钱币铸像的亚历山大，头戴头盔有一双羚羊角的裝飾。另一派根据故事，主张双角人是波斯的居鲁士大帝）的寺廟。从 Tiflis（註：即格鲁吉亚的首都 Tbilisi）被回教军佔领（註：应在公元750年左右），Abkhaz 与可萨国即向 Tiflis 的边区的总督贡献赋税。伊斯兰屯军至到 el-Motawakel 朝（註：才29 任哈利发，阿拔斯朝，公元847-861）。在边区有一个叫 Ishak Ben Ismail 的国王，率领麾下阿拉伯军，征服邻近诸国。他们承认被降服，交给他投降税。他自认为不受拘束。el-Motawakel 派遣一支军队远征 Tiflis 的边区。远征军打了几仗，用武力佔领Ishak 的全国，Ishak 被殺；因为他自以为是独立的。故事太长了，我们不在此记录，但是那国人盡知其事，並且各地方知道历史的人也熟悉的。他自称是阿拉伯贵族，倭马亚的亲族，这都是假话。从那之后，穆斯林失去了在边区的力量，再也没有恢复。邻近的国家再也不服从了，並且逐步蚕食 Tiflis 的主要村庄。如果你想去Tiflis 的最远的穆斯林区，那你一定要通过周围的异教国，因为他们环绕了省会，那兒居民是強壯及勇敢的；但是他们在包围之中。

【Samsaha 国与 Senarians 国】

在可萨国之外是 Samsaha 国，他们是基督徒与原始本地宗教信仰的混合；他们没有国王。在 Tiflis 的边区与我们谈过的阿兰关之间有一个王国 Senarians；国王名 Kereskus。他们是基督徒，相信他们是 Okail 部落的阿拉伯人。他们属于 Modhar（註：这附近有一 Moudouans 族，芬兰人的祖先。）与同源的Nizar 族的联盟，他们自古就住在这一带，並且征服了很多高加索的地区。我在叶门地方的Marib 国，见过几个不同修饰的 Okail 族人，我没有发现，他们与他们在高加索的兄弟有什么不同。这点有助于证明他们来自叶门的主张。他们有很多马匹与很多财富。在整个叶门，Nizar Ben Maadd 的族属只有 Okail 家族，除非像传言所说的，Anmar Ben Nizar Ben Maadd（註：即 Nizar Ben Maadd 的兒子）的孩子们移民回到叶门，或根据 Jarir Ben Abdullar el-Bajaliy 与先知的谈话，或根据 Bajilah 的历史。Senarians 相信他们在 Marib 国与 Okail 族长久的相处，他们与还住在叶门的 Okail 族，由于环境的原因，在古代就分开了。这些事在史书上有记载。

【Shakin国与 Kaila 国】

再次于 Senarians 是 Shakin 国（英译者以为在 Korr（註：今 Kura）河及 Karabagh（註：今 Karabakh）之北），他们是基督徒夹杂著穆斯林的商人，或雇戶。目前，在这本书的出版日，他们的国王是 Ader Ben Samah Ben Homayir。

再次于他们是 Kailah 国。首都居民是穆斯林，环绕城市的乡村及庄园的居民是基督徒。他们

的当今国王是 Aanbasah 瘸子。他养了一堆强盗、无业游民、拦路刀客。

【Mukanians 国与 Sharwan-Shah 国】

其次是 Mukanians 国。我们提过这个国，说过它是被 Sharwan-Shah 征服，并且成了那个国家的一部分。但是它与可萨国海岸线上的另一国仅仅同名而已。Mohammed Ben Yezid 是 Sharwan-Shah 国现在的国王，他以前是 Layidan-Shah 国的国王，而他的世世代代都如此；在那个时候，'Ali Ben el-Haithem 有 Sharwan-Shah 国王衔，其死后，Mohammed 自为 Sharwan-Shah 国王，他杀了几个叔父，又占领了几个国家。他拥有高加索地区的强大堡垒—Tiar 堡垒，在全球范围，它仅次于距离西瑞夫不远的、在 Zirobad 地方的海岸堡垒—Faris 堡垒。这个堡垒叫 Dikdan 堡垒。

有很多关于地球上，各堡垒的奇异故事。Abu-l-Hosain el-Medaini 收集它们成一单行本，他命名为《堡垒书》，他选入一些故事，我们把其中一些放入我们的书《Akhbar ez-zeman》。

Masudi 曰，这是关于 Bab el-Abwab 城、长墙、高加索山区以及各国居民的一个观点。我们在《Akhbar ez-zeman》里，详细的描述了他们在作战时的形态及模式，以及他们国王们的战略、战术。我们对他们的描写以及对他们国家的叙述，是具像的（即他们的现状）而不是抽象的（即他们的历史）。任何一个去访问我们说的国家都可以亲眼目睹。

【道路郡国志】

在《道路郡国志》（註：这是最古的阿拉伯文的行政地理书。成书于公元846-847。无中译本）里，作者 'Obaid Allah Ben Khordadbeh（註：也作 Ibn Khordadbe公元820-912。任伊朗西北部 Jibal 省的邮政及情报长官）用道路的长度当作两地的距离（而不是乌鸦飞行距离（註：中国的大科学家，宋代的沈括在十一世纪，提出用<鸟飞直逐>来定义两地距离，见《梦溪笔谈》）），但是他从来不提国王与王国。只谈距离与道路是没用的，那只在派出信使或邮寄包裹与信件时有用。同一作者简介伊拉克的乡村能够交出多丰富的税收。这样的简介不可能是对的，因为税收按照环境，不断的升升降降。他说，麦加与麦迪那之间的山峯 el-'Arij 与叙利亚的山脉相关连，因此它与安条克（antiochia）的山峯 el-Ankra 相连，那个山峰又与山峰 el-Kam 相连。这件奇事表示他知道，地球的各部分都是相关的、不可分的，除非有些地方高，有些地方低之外。他的书被认为是那类书的杰作。同样有意义的，他书中关于伊斯兰教之前的年表与史事。

el-Motadhed Billad, el-Motadhed（註：才35任哈利发，阿拔斯朝，公元892-902）的伴当，写了关于同一题材的一本书，在书里他谈了整个世界；但是他大部分的说法不符合事实；我相信这是盗用他的名字，因为他的知识远超过书上的论述。如果这本书是真的，我们必须考虑全能的上帝，用祂无穷的智慧，赐给权力并怜悯祂的仆人——给那些用功并得宠的人。

【综论】

波斯的一个国王建筑了 Bab el-Abwab 城，我们刚说的那个延伸到陆上、海中、山脉的长墙，以及几个堡垒；他屯驻军队，规定国王的等级。他写信给可萨国王、阿兰王、突厥王、以及其他国王，管领 Berdaah（註：Bardha'a，在今阿塞拜疆）、er-Rum（註：今土耳其）、el-Bailakan（註：Baylaqan，在今阿塞拜疆，1221年，为蒙古军消灭）、阿塞拜疆、Zanjan（註：在今伊朗）、Abhar（註：在今伊朗）、Kazwin（註：Qazwin，在今伊

朗)、Hamadan (註：即今伊朗的 Hamedan, 即米底帝国的首都Ecbatana)、ed-Dainawar (註：Dinawar, 伊朗地名)、Nohawand (註：Nihawand, 伊朗地名) 以及其他 el-Kufah (註：伊拉克的 Kufa, 阿拔斯王朝的才一个首都) 以及未罗国 (Basrah) 的属地 (在阿拉伯征服以后), 成为伊拉克的一部分。希望上帝能使各国各守疆域, 特别是穆斯林的力量削弱以后, 拜占庭帝国开始佔上风了。到圣地朝圣也消散了, 圣战也无人关注了。走在大路上, 不再安全, 路也坏了; 每一个领主都在他所在的省分自立为王; 就像亚力山大死后各省 (Satrapies) 的总督都自立为王, 至到 Ardeshir Ben Babek Ben Sasan (註：伊朗萨珊王朝的太祖) 统一帝国。他恢复秩序, 使宗教祭典安全, 並且推广耕种 (修复水利, 使农业可以持续), 一直等到上帝送来祂的先知, 应用他, 上帝驱散了错误宗教的陰霾, 毁灭了假宗教的祀典。伊斯兰教是从一个胜利走到另一个胜利, 直到今天, 回历332年, 在 Abu Ishak Ibrahim el-Mottaki Lillah (註：40任哈利发, 阿拔斯朝, 公元940-944) 哈利发治理下, 柱子撑不住了, 基础也下沉了。上帝保佑我们 (註：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灭亡於314年后的公元1258年)。

Bab el-Abwab 有许多奇妙的故事, Kisra Ben Kobad Ben Fairus, 即 Kisra Anusharwan, 又产生了许多纵横复雜的事: 在一个叫 Masit 地方的附近, 有一个石城。他在 Sharwan 建筑的墙叫泥墙, 以后的石墙叫 Bermeki; 有关于 Berdaah 国的别的故事。我们不再谈下去, 我们在以前的着作中, 已经谈过。

【山谷】

Koru 河 (Korr 河或居鲁士河 (註：今 Korr 河是伊朗中部的河, 不是 Koru 河。它是今Kura河)) 发源于 Jerir 国的 Khazaran (註：它发源于土耳其), 它流经 Abkhaz地方 (註：可知 Abkhaz 是在东西分水嶺之东, 而不在目前黑海岸边的 Abkhazia) 然后到穆斯林边疆的 Tbilisi 省。在这个省的中部, 此水分开, 直奔 Solawerdians (Shulawerdi), 那是从亚美尼亚来的既勇敢又奇特的民族。那兒出产一神有名的短斧, Siabihah 及其他蛮族兵团还在用。Korr 河 (註：今 Kura 河) 流经 Berdaah 省的距离省会几哩远的 Bardaj; 然后在 Sinarah 附近, 它迎接从 Trebizond (註：今 Trebzon, 当时它的领域是细长的黑海岸) 附近而来的 Ras 河 (註：今 Aras 河, 发源于土耳其, 流经亚美尼亚) 的河水。两河合流后, 注入里海。

Ras 河发源于 Babek el-Khorrami 的领域, 称 Badin 国, 是阿塞拜疆的一部分。河从 Gharat 地区的 Jebel Abi Musa 山峰流出, 经过亚美尼亚的 Ran 国的好几个地区, 它经过 Warthan 城, 在 Sinarah 村庄附近流入 Korr 河, 然后合流入里海。

【伊朗里海沿岸西部】

Isfedrud 河 (註：即今 Sefidrud, 伊朗才二长河。流域在伊朗西北部, 注入里海。伊朗的才一长河是西南的 Karun 河, 注入未罗国, 然后入波斯湾头。名列天堂四河之一) 即白河, 彼斯文是如此的, 阿拉伯文要调过来, 写成 rudisfed 即河白。它经过 Dailem (註：见后文, 可知是在今伊朗北部面临里海的 Ghilan 省) 地方, 浪打叫 Kalah of Salar 的堡垒。那个名字是 Dailem 目前国王的名字。他成了整个阿塞拜疆的统治者。这条河流从 Dailem 流到 Jil (从此产生了 Jilan (註：Ghilan 的省会 Resht 属于 Jil)) , 在那兒, 另一条叫 Shahanrud 的河, 即众河之王 (註：今叫 Shahrud, 即国王河, 又, 在合流之前, 白河或称 "流金河", 即 Ghezel Ozan。) 如此称呼是因为河水纯粹、色白、清澈见底以及丰沛。两河合流后, 注入 Dailem 海, 即里海, 海岸边有许多国家。主要的居民是 Dailem 及 Jil 国

人，他们征服及控制了大部分地区。

【结语】

在谈过高加索地区的各种事情，它所有的国家，它附近的国家，Bab el-Abwab，可萨国等等，我们现在要谈论亚述国（註：犹太人在公元前597-582，分批被新巴比伦帝国遣送京师（略前於孔子的生卒年的公元前551-479）。在那兒，他们学到，前朝亚述帝国的历史。在《舊约》里，本书中，王国的历史即始于亚述帝国。在十六世纪（相当于中国明代）欧洲人发现了契形文字，十九世纪解读。加上各类文物出土，现在所知，人类文化史始于苏美尔人（自称是黑头人可能与原始印度人同族）的城市王国（始于公元前六千纪-五千纪）经过阿卡德帝国（公元前2334-2154，闪族，早于中国传说的夏代，相当于中国传说的五帝），然后分裂为二；北部的亚速帝国（闪族），南方的巴比伦帝国（闪族）。按照天文图表（即观察）及年表，亚速是世界的才一帝国。以后首都（从亚速）移到了摩苏尔及尼尼微。（註：在公元前612年，新巴比伦帝国与米底帝国联合，攻破亚速帝国的首都尼尼微）其次是新巴比伦帝国（註：闪族）。他们是大地的墾植者，他们开运河，植树造林，化荒芜为良田，筑路。他们之后是才一代伊朗国王（註：米底帝国，印欧族），他们是 Jahan，意为君主，最后一任是 Feridun（註：Astyages）。次一个帝国是 Askan（註：Achaemenid，阿契美尼亚帝国，印欧族，帝国领土包括伊朗、中亚、两河流域、埃及、小亚细亚以及阿富汗），最后一任是 Dara Ben Dara，即大流士（Darius），他们是 Sokun（Kaianians）。他们之后是省区王（註：指亚力山大大帝于公元前323年，死于巴比伦后，各省区总督，自立为王），他们是 Ashghan。然后是才二代伊朗王，这就是说，萨珊王朝（註：印欧族）。然后是希腊。然后是罗马帝国。我们要加上跟隨而来的阿拉伯（或西非），我们也要谈苏丹、埃及、亚力山大城及世界各地，如果上帝有此意图的话，除了上帝，没人能有力量。

【才一册完】